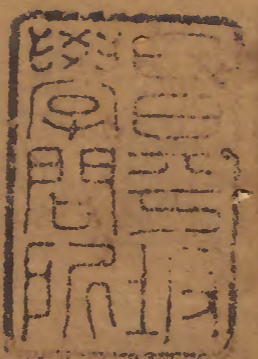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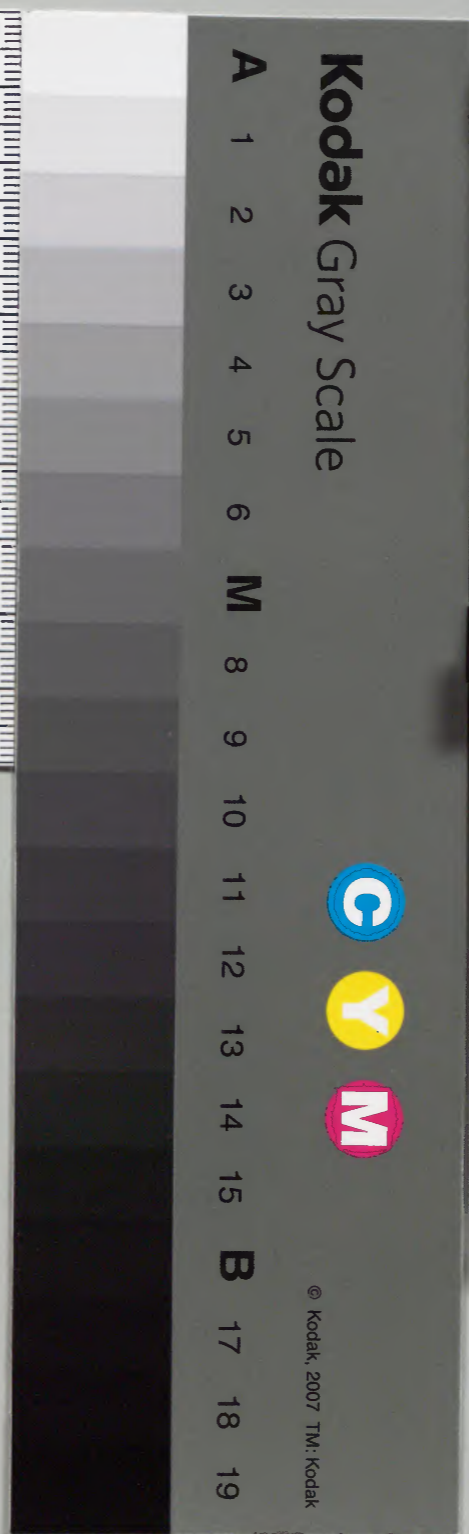
傳一之六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280	20	12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280	20	12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52
冊數	20 (12)
函號	280 7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一

隋書 三十一卷 文帝

特進 臣魏

徵 上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立百夫婦之義存焉陰

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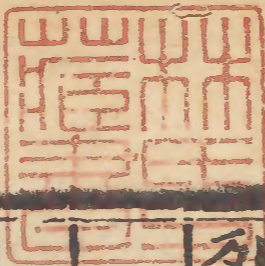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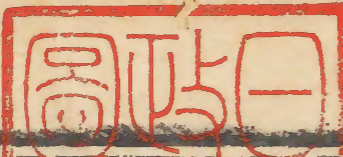
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繫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

之禮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不脩甘心柔曼之容

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

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妲致夏之變魯褒趙結周漢之禍爰

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樂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



禮儀為最為鷓敗不旋踵後之
佐儷宸極正位居中罕踰
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睢鳩
之德千載寂寥牝雞之晨
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
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戴
藉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
存二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
然妃后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
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
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
中載之詳在齊梁以降歷
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
宣嗣位不率典章衣禕翟
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
無延數高祖恩華前漢天
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
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

二年著內宮之式略以周禮省
減其數嬪三貞掌教四德
視正三品世婦九真掌賓客
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
真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
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
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
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
閣庫賜管司令二人掌圖籍
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
琮爾璽器翫二曰尚儀掌禮儀
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
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
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
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器
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
尚食掌進膳先嘗日管司鑿
一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
鑄彝器皿五曰尚輿掌帳
帷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

掃典執三人掌之。金燈燭六曰尚工堂營造百役管司製
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二員視
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
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
三妃防其上福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
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三員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
七員御女八十員。八等闈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
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醜
遊而已。帝又采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
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備儀備容備華
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嬪好二十一員品正
第三美人才人二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
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二十七員
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二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
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負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
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
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閣
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
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
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翫弄司

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醢
醢醢司藥掌醫藥劑司饗掌廩餼柴炭五曰尚裘局管
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蓋織扇執持羽儀
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
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
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
人每司又置典及丞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
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
從第九女使流外員局閑劇多者才女已下無定員數
事分職各有司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羅陽人信之文也
信見高祖有奇表以心妻焉四其祖與后相得
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為周明
帝后其女為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為比而后每謙卑
自守世以為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摠百揆后使人
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
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
幽州撫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令戎狄屢
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
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坐一乃輦而進至閣乃止

使宦官同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
同及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感慕見公卿有父
母者每為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
章在首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豈從此漸不可開其
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
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識之大都督崔長仁
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
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尾
平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陀若蠱
敗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赦公命陀於是感
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立忘合宮中稱為二聖后頗
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
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
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
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
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
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乎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
始還宮后俟土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
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
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請已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熲

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美之謂也。夫亦每事唯后言
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
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之云云氏害之由是諷上
黜高頴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
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
年五十葬於大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
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
不及此云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
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
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內助
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
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為貴人專房擅寵主
斷內事六宮莫與為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為宣華夫人初
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
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
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主盡曰畜生何足付大事
獨孤誠誤我意謂歡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
郎元巖白召我兒述等將討太子述巖出閣為
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曰太子太子遣張衡入

震發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
而示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
睹後太子遣使者齋金合子
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鳩毒
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
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
子烝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
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為製神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
儀婉嫺上其悅之以之
龍遇拜為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
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為煬帝所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
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及收而養之未幾歲夫妻俱死
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實妻后躬親勞苦煬帝為晉王
時高祖將為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言歸迎后
舅氏令使者占之曰言於是遂策為王妃后性婉順有
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
帝嗣位詔曰朕祇承不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登薦
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

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

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
可不敢言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
備筮幣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廼夙夜而
匪懈實當懼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滯思竭
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
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
齊明廼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
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
情不瀟於聲名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
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胃襟而未嘗雖亦
浴於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今淑之良難
實不違於啓馭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
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
生於冲謚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
且願安平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
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締絡之不下山豆絲竹之喧耳知道
德之可貴明善惡之由己湯貴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
絲歲誠以訓心觀文圖而作執導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
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嗛善老之損思信爲
善之可歸慕周勃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

賁至人之休德管弄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
歎介嘗禮我之所造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
人之善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爲同統筆於獲麟
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
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蘇所宜言遂斬之後
又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
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
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實建德突
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虜庭
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懼宸極恩略以好合始終不渝文
獻德異鴻鴻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言昌黎
難之長離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
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
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
亡寬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列傳卷第二

隋書二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敬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沿
 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
 督鎮高平因家焉父之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
 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
 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
 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
 隨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晉之後以從勦清園

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賜以鐵券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廐內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為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禮大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博多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為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勿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裁遷雁門刺史兼小家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二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為升遷伯穆讓兄子孝執許之子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懸慶言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不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崇武申曰郭慈潤崇德安良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人

保歲餘出為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
象初智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拜過
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言穆子之榮以穆所
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二環金帶於
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
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益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
以今月十二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
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
裸悉拜儀同其一明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
以參上表之穆曰朕初臨禹方譜嘉猷養老之言
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竹周張
蒼若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
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勸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
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嘗有移都之事
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
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事
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
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
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
冠帶屢觀姦回士有奇藏人務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

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東錄受圖始晦
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群兇宗朝大定外誅巨猾
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
幽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岳冀頌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
命神宗弘道設教陶治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首萬
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
室天君未議經朔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
為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
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
多將為皇家興廟建寢一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
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
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
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
噤嘿上素嫌臺城制度注小又宮內多鬼祚蘇威嘗勸遷
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
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
詔曰禮制凡口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
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為稱首位極
帥三才為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王之非豈有
顏回之貳故以白居寒廓弗闕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

人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
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
國恩年官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
宗預金泥於梁甫着着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
護喪事賜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
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
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
常卿牛弘齋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亡子士獻穆長
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
拜義司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公暉忿其悖畜
陰遣兄子善爲賊殺之求益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
初筠與從父弟瞿暉有隙時暉有力遂證瞿暉殺之瞿暉
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義骨
血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惇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
刺史暉弟雅少有識量同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
拜大都督吳和中從元二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
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
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為賊所躡相持數
日雅患之遂與僞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
口封一子爲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

小數載授瀛州刺

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
遷荊州總管加
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宣
鹽州刺史封陽
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
弟直官至車騎
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
公驃騎將軍雄弟
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
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迥所誘遣渾乘
驛往布腹心穆遽入京奏尉斗於前祖曰願執威柄
以尉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臺考覈所而述穆意
焉適遇平鄴以功受上義司三司封在兵部公開皇初佳

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

楊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為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二

百里破突厥阿勿侯斤於納遠川斬其首百級進位大將

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

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李文述曰若得襲

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和之因曰白皇太子曰立

嗣以長不則以賢令申明公嗣絕徧相且子孫皆無賴不

足以當祭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八無可以龍衣封者

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為申國公以

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為申國公渾仍龍衣焉累

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曰增豪
後後房由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
恚之因醉廼謂其友人干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
不忘渾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
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為天子勸盡誅海內凡
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
與金才夙親聞其情極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
屏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自提禁兵不宜如
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迹乃遣武賁郎
將裴仁基表告軍反即日發兵討之入付述掩軍等家
述左丞元文者從史也夫裴羅雜治之案則數口不得其
反狀以實奏聞帝不以為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
妻宇文氏謂之曰夫公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
當祇識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
當不坐敏妻一不知所出惟冀長教之述曰可一言李家謀
反金才嘗言欲以公汝應圖殺重為天子今公一好兵勞擾
百姓此亦天之清時也下當共汝取之若復辱遼吾與汝
必為大將每陳高餘之固以公為高人矣又發諸房子
姪內九親姪並妻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三帥分領兵馬散
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則發襲取御營子弟

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遂曰百傳授令敏
妻寫表封不上書遂將入奏之曰已待金才反狀并有敏
妻家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
是誅渾敏等宗族二十一人自餘無少長皆從領外渾從
父兄感開皇初以之靈功官至下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沉深有六略頗涉書記仕周
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二年
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奉以留府軍周衛王首作亂
戮肅交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喜之拜儀同

大將軍高祖公高祖為丞相系迴以詢導尊尊實擊之以
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洛四諸將不一詢密啓高
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祖監雷與頴同心協力唯詢
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
以口馬開皇元年引社湯水灌二趾京詢督其役民賴其
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隴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
京師中使顧問不從立於家時年四十九卒於情者久之
謚曰襄有子元六

崇字永隆字景宗字景宗字景宗字景宗字景宗字景宗
崇縣侯府年尚小拜爵之口親族相賀崇獨不下賈怪而

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蒙三恩不得然於孝
養是以志且賢由此亦可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
就官亦不將兵都督隨守之護代齊以功最權授儀同三
司尋除小司金六人官監建德初遷少府伯大夫轉
少承御大夫攝三官下周武皇帝平齊引參謀議以勳加
授開府封襄陽公邑一千戶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府
中大夫遷工部大夫遷右司馬高祖為丞相遷左司武
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尋為懷州刺史進爵郡
公加邑至二千戶京池反遷使招之宗初欲相應後知叔
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尋孝寬
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宗由
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既平尉迴授徐州總管
尋進位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
之奚雪契丹等悔其威略尋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
崇率步騎三千一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
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崇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
出行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
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之略盡遲明奔還
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將之遣

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
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言死且可降
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授丹突賊
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郎甲永滄毫
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李敏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
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
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勅貴
形詭集勳不中者輒引之至敏而合音竟為媿婦敏
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待宴公主謂敏曰我以
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
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公主曰
李敏何官對曰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
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
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廼
拜而留無遠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
魏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州金華敷州刺史多不在職常
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主仁壽宮

卷六

李敏

以為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御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
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
湯沐邑乞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
感乃後滅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
軍將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
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議嘗回告之冥其引決敏
由是大懼敏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
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梁睿

梁睿字壽惠安定烏氏人也父御西魏大尉睿少沉敏有
行檢唐太祖時以功臣子養管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
睿遊虜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
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為太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政
封為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為御伯未幾
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世開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
嘉歎拜大將軍進爵將國公入為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
將斛律明月於雒陽每戰亡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數州
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
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
進高祖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

儒梁鼻石孝義步騎二千等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
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擄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
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
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
敬豪守劔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
達奚基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基分兵據開遠睿顧
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渴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曼詣巴西大將
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
阿那惠等分道攻其至日午及申破之基奔歸于謙睿進逼
成都謙令達奚基乙弗虔城守相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
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甚虔以城降拒謙不內謙將麾下
三十騎逃走新都令王肅其執之睿斬謙于市劔南悉平進
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以五千段奴婢二千口金二千兩銀
三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
嬰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
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梓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
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
明珠益寧出鹽并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
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又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夏

尚阻未遑遠略士民爨瓊必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
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
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
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盛
濟區宇絕後光前方垂萬代附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
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即請略定南寧自盧戎
已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
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
儲一則以肅蠻夷一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
諸蠻和創又請日郎羅以柔遠公通著自前經拓一開疆王
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阜漢人既饒
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遂振威名二則
有益軍國其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爲討
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酌量決謂須取高祖深
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
歲討平之並因奪之策也嘗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
重高祖陰憚之薛世祖衡從軍在蜀因入接長孫睿曰天下
之望已歸于隋安人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前待彌隆睿
復上平陳之策下書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地算縱橫清

卷之七
隋書

蕩江南死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沈然公既上才若總戎
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
武事未為盡善其公孫述隗囂品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
稱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於晉文書尚
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道食雖陳國來
朝未盡藩節如公入詔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
意淮海未滅必與即若水虜當相忌怨以身許國
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焉睿時且突厥方疆恐為邊患復陳
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中心其來久矣
勿復雲屯霧散疆界斯其狃習又積取不除其患也
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恐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患此臣所以廢
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牛麥尚在克國
自効巨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
及人馬糧貯戰守軍意如別謹方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
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父居重鎮內不自
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為之興命睿上殿
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公真時也遂謝病於
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二衛
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大盛恐為時所忌遂

大受金賄以自蔽由是動薄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受者前
後百數十人有司案驗其車亡者多獲罪睿嘗擢下袁陳
謝請歸大田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幸洛陽而卒時年
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高徐二州刺史武貢郎將大
業六年詔追封睿為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
之寄故穆首登師傳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
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魏王陵比首室之忠臣終慙
徐廣穆之子孫皆為隆盛朱輪華轂片數十人見已當時
尚維端及昇之上其之可下成於一列傳卷第三十一 隋書三十一

列傳卷第三十一

隋書三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子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
以為東瀛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
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三
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
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內屬以後事帝瘖不復能
言昉見靜帝幼冲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
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

敢言助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助自為也高祖乃從
之及高祖為丞相以助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賈居禁中
每與高祖同帳而坐助飾美妓進於賈賈甚悅之助因說
賈曰二三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乎
帝初崩群情尚擾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為天子此萬
全之計也賈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助之說以為信然
遂從之高祖以助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
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
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為之語曰劉助去前鄭譯推後
功自時其功頗有喬名然性匪驍鍊弱於財利富商大賈相
至武陟諸
不一高祖欲遣助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
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助自言未嘗為將譯又以母
老為請高祖不懌而高頰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
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助逸遊
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
頰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
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助自以位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
自安後遷京師饑上令禁酒助使妾僮當壚沽酒治書
侍衛史梁毗劾奏助曰臣聞勳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

之以約功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國臨終上足何乃規趨藥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為清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助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字文忻俱失職忿望助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助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上窮治之助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為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柱國成國公梁士彥上柱國舒國公字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効榮高祿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礮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爰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愈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提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為牟甲募盜賊而為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嗟嘆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

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
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濟州之情士彥得
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從定鄴城自矜
不仁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
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
瓜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官闈多奏親友之參宿
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其兵
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
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

古甯律之事即建延正兩軍 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
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助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二度

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比
應王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
脩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
盡探肝鬲堂具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
亂訪軒轅之裏願官掖之從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
接殘賊之策于端為緒惟心及昉各位並高寧肯北面曲
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逞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
逞吞并之重人之嘉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
朕載思章劍威者嚴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

川傳二 卷三十一 四

為謀首叔諸君必公意義實難容立已處盡立彦忻昉兄
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彦小男女忻毋妻女及
小男並放立彦叔諸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
田宅悉沒官士彦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
是立彦交舊上柱國府曹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彦府寮
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由陳宜
從大辟問即承引怒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錄六
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
朝堂宇文忻見高顯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
口此可叩頭之有於是天殊籍及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
身賜書取昉心士彦之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取之以
為監誡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榮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
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
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
是譯少為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
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
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
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木生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士拜

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
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國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為御正下
大夫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
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
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
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
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為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
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
為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
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
帝將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
帝政俄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
為歸昌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重權時帝幸
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為民劉昉數言
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
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為
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承巷私於譯曰父願出藩公所
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
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
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威重臣無以鎮撫可

今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為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

行事出入外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從拜其子元璿為儀同

尉河王謙司馬清獻可作

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柱國怒以十死譯性詭險

不親職務而賊貨狼籍高祖陰踈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

忍廢故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明預

譯懼顛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

柱國公歸第嘗賜豐厚進子元璿爵城隍郡公邑二千戶

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二人並為刺史譯自以被

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

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君為怒司

所劫由是除名下詔曰譯言加謀良策寂爾無聞若蒙賞

沸騰盈巨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
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誦讀
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陝州刺史
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其歡因謂譯曰
賤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
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與言念此何日心之
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頴戲謂
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同代七聲廢缺自大
隋受命禮樂無所遷嶠州刺史儀名曰樂府聲調
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
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合右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
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
謚曰達子元璿嗣煬帝初立王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
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璿襲元璿初為驃騎將軍後轉武賁
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左候衛將軍大業末
出為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至文城元璿以
城歸之

柳裘

川傳三

隋書三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淡沮尚
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子裘少聰慧弱冠有令
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裘
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舉士
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
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轉御節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
中與劉昉韋謏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絢萬機高祖固讓
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
上開府拜內史欽獄獲高祖報社神喻之表見於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

卷之三

前書五

九

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其
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慈道孤幼生
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勵勵已何以立
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正
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引為侍讀建德初
轉官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官時宣帝為太子監國備
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避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正
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
小宮丑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三系
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總已績有力焉語在鄭
加位上開府轉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
軍閔王元暉為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拜
官尚書後數載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
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因念今偽陳尚存以臣度之
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荅曰大吞小也以有道伐無道
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
請預戎行展絲髮之効上嘉其壯志遂命遣之及陳平拜
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四
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
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

六十一
川二
三

弃之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
不云玄冥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
曩者偽陳獨阻聲勢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
朝廷聊申薄代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
自當遠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吹主翻
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
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雖有餘
何勞踵輕故之俗作虛偽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感
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

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

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

二謚曰安子德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王爵即嘉慶有京

飛人也仕周內史大夫高祖以嘉慶者定策之功累遷上柱

國封善安郡公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盧瑱

盧瑱字子微涿郡范陽人也父光開關中燕郡公賁略涉

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合二一千九百戶後

齊高祖初太子太子小官丑儀同三司平二有切增邑四百

戶轉三武上二時高祖為大司武賁知尚祖為非常人深

有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觀子辭情未一乃
引責置於左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
令責郭任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
往往偶語必者去就音聲左而至衆皆動出崇陽門至
東宮門百拒不一言論之不三頃日叱之曰者遂却既而
高祖得入責恒典宿衛以承間進說曰周禮已盡天人之
望責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石受其咎高祖
妻然之乃受禪命責清宮因典宿衛每於正奏改周代旗
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驄虞朱雀武千秋黃威之旗皆責
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一曰將事時
平之柱國領事明後號曰黃
因顯明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出類威
五天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誅行廢立復私謂皇
太子曰責將數謂殿下恐為上所護顧察區區之心謀泄
主窮治直事助等委罪於賓責公卿去一八坐當死上以
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為民賓去幾于歲餘責復爵
位檢校太常卿責以古宗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
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發人以上通用五立日周武克殷得
鶉火天之應其音用一與加應鍾故一六枚而在一
簾之鄉也注周禮二八十六筭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

卷之四十一 禮記 卷之四十一 禮記

禮者法也若用捨不同至周武王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夫
樂者法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曰正心正氣觀而辯
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用聲治亂斯
應周所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
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也黃鍾九五之應又陰
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於極之祥也實與數相符非
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
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
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懸八以黃鍾為宮詔黃

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決泚水之東注名曰利民

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焉鹵民一視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
史民飢穀米踴貴閉人糶而自糶芝之坐是除名為民後從
幸洛陽上從容謂貴曰我始為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
我及憇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
高頴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表
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五只不忍殺卿是屈法申
私耳貴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笑旨又自叙功
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群臣曰吾弟與貴一州觀此不可
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

險誠不可弃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劄防鄭譯及責
柳裘皇帝續筆則我不全此然此等皆受覆子也當周宣
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
非言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故防謀大逆於前
譯為巫蠱於後如貴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
怨自難信也非我弃之眾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
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
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
年五十四

說不能忘身且急病以義斷方乃慮難求全倫安懷祿賢
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狝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
懷缺望耻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
宿心不愛其親遠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
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也其前功畜怨與其後置而望不
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帝續盧賁因人成事協規
不二大運光啓莫參拒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
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
事一君於防譯見之全八

列傳卷第三

隋書三十八



及傳卷第四

隋書三十九

特選臣魏

徵

上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維陽人也父誥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
 至大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
 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後改封
 偃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人守專崇
 德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等射相訟義曰太
 守德薄不勝任之所殺非其罪也於是政家財倍與二人
 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書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

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寧郡公明武世歷西羌各郡
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改刑日亂義上
疏諫時鄭譯劉昫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
帝帝時見表也勅謂譯曰曰義誦朝廷也御正大夫顏
之儀進曰亡先哲王立誅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
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
祖將擊之問將於高頊頊答曰王義素有經略可為元帥
高祖初然之劉昫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我之下高
祖乃止於是王義為元帥以義為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悉
羅殺象州刺史王軍擊破之悉羅重州總管楊奴婢五
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七十餘人稱為貴戚歲餘以
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
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待士以父
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宗御上王高祖為丞
相引為外兵曹尋拜儀同及改陳遷內史舍人進爵為子
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高皇后命巾使致謝歲餘起
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
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三年四十二子志寧早知

卷之九

宣道

九

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遠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書王招王命之
賦詩宣敏爲詩其有幽貞之志王奇之坐客莫不嗟賞
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既除拜奉車都尉奉使
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
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
忘曠詭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
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
人物殷阜西通邛夔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

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依然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
推之運參天戴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
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
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外王威
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
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
之昭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駭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
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子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
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誠告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
志賦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子師 骨儀附

陰壽字羅靈武威人也父高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
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
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為丞相
引壽為祿尉迴作副高祖以壽孝寬為元帥擊之令壽監
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摠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
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以行軍摠管
鎮幽州即拜幽州摠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
疎屬也為人桀黠有籌筭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帝
拜為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祖為丞相遂連結契丹

以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國其平至是令壽率千步騎數萬
血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三爽等請將數萬
征突厥不能獲寶寧奔突厥於磧北黃龍諸縣志壽
師留開府成道昂顯之壽遣其子僧伽率唐騎掠城
而去昂引契丹蒙鵠之眾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
之於是三日歸寶寧又遣人問其所親任者趙世模三
世三日餘世模遂之壽降寶寧德文契丹為其處一趙脩
所殺世模遂安聖物之段未幾世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師少有節操性忠厚一志壽定以功臣子壽儀同景

環騎將軍煬帝... 先是... 自補... 之役... 將盜賊... 檄煩太守... 立太原帝... 留守京師... 勤兵拒守... 骨儀京兆... 御史處法... 于時朝政... 累金寶天... 帝嘉其清... 兼領京兆... 能傷也及... 與世師同... 以年幼獲... 全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
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
于時朝政漸亂濁臣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
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
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
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
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
以年幼獲全

書

卷四十五

竇崇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為太
傅崇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
為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
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崇定
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
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齊之并州賜物
三百段讓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
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依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
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崇定亦知高
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官伯使鎮

廷頗以山東為意乃拜崇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
繡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尚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群
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立有唯竇崇定而已賜馬三百匹
部曲八百戶而遣之坐一臺亦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葬
亦武候八將置十數崇定亦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
三一口珍味崇定是以佐命之功拜上柱國官州刺史未幾復
亦武候八將置十數崇定亦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
冠邊以為右軍元帥崇定亦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
越原兩官相持崇定亦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

死者一有二三

乃復振於

進擊

言而

郡公

三言

歲餘

轉左

公禁

以朝

極台

覆向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何覆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珪岳河南洛陽人

祖慶

隆所賜錢泉... 州揔管煬帝... 以其弟慶... 封永富郡公... 太守為盜... 南郡扶風太守

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義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五百，封縣公，授臺州刺史。主後，血齊人戰於北印，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封宋安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二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治亳州，摠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李真等聚結，命每為劫盜。前後始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李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為大治。

景山發請親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復為僭政，殺其故將。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鄭州摠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寬。孝寬窘迫，未得整陣，為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摠管。高祖為丞相，尉迴稱兵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迴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夫。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鄭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還。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剋。毅等退保甌山，鎮其城邑。為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摠管。

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二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為亂景山
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為
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若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
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甌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
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漢口景山復遣
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甌山沌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遁景
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為敵
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
賜練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
以上在國世子年義司後為秦二車直車騎場帝嗣位徵
為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
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畧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為魏隴西王雄
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其父
為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逃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
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
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從雄為平州刺史以
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時雄
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遣雄書曰公

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
過數旬之別遲能開計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
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
委也迥遣其將畢義然扼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
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然德尚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
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之蠻奴周羅暉樊毅
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
吳州總管于顛楊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
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嚴
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
遷並州總管突厥有來寇雄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
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
識悟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旗馬邑安撫
北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挺劍息羣讎之望沙漠以北俱荷
威恩呂涇之閉罔不懷惠但江淮最爾有陳僭逆令將董
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往欽哉於是從
秦主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之崇爵歸
氏縣伯襲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二歲上表
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
業中自上黨黃洽入為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

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長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六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畧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

以坐業天痛請得職游露有學帝尊之勣以本志學業幾齊王憲納勣妹為妃恩禮逾厚會武帝崩位拜工州刺史

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羗因飢饉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勣為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為天官府司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二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六將軍月餘拜柱國高

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勸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
奚基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以之起土山鑿城爲七
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勸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
四旬勢漸迫勸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
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寺山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詔曰勸
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
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
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勸爲
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
盛勸効克彰甚重之後爲漢王諒納勸女爲妃恩遇彌厚
一年詔曰上柱國林公勸蜀人冠亂之日稱兵犯順固
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
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勸第中使顧問
道路不絕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贈
鴻臚監護喪事謚曰襄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
武賁卽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
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高祖
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詔議王頊之謀發兵作亂毓
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三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

非爲國也。今且爲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惟原武令皇甫文顯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襄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疋。謚曰愍子。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未授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
賜爵臨真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
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
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
尉迴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
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
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
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洪
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
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
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
男累遷直閣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
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攜貳屯
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
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
并力爲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唱以厚利茹茹信之
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

子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後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
管俱有能名其兄敦為金州總管以讒毀伏誅坐是免職
武帝親總萬機召誼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
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
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禽紹義以功
進位大將軍高祖為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部西過司
馬消難東拒尉迴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郡
公授上大將軍開皇初入為右武侯將軍河間王弘北征
突厥以誼為副元帥軍還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歲餘
拜華州刺史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
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遷使
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
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
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時年
七十七子舉襲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祥奉車
都尉祥弟與車騎將軍誼兄子弼別有傳

史臣曰于義實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時
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析
新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
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

親矣

傳四 隋書三十一

列傳第四
及傳卷第五

隋書
四十一

隋書二十九

特准臣魏

徵

士

梁士彥

梁士彥字相如安宅梁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
 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
 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
 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人甚懼焉尋遷熊州刺史
 後從武帝拔晉州進齊後主親搃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
 晉州刺史及帝還後外無養接衆比日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斃
 文之樓塔皆

隋書三十一

盡城雉所存尋仿而
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
將士曰死在今日吾
為爾先於是勇烈奮奮呼聲動地無
不一當百齊師少却
令妻妾軍民丁女晝夜修城三日
而就帝率六軍亦至
列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
帝持帝鬚而泣曰臣
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
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道衆心皆動
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
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
曰余之有晉州為平
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
前慮惟恐後變善為
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

二十四州諸軍事尉迴
擊之至河陽與迴軍相
彥以其徒繼之所當
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
迴平除相州刺史高祖
恃元功甚懷怨望遂
於夏廟之際因車馬
河北張黎陽關塞河
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摠管
之反也以為行軍摠管從韋孝寬
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為前鋒士
破棄勝至章橋迴表復合進戰大
而入馳啟西門納宇文忻之兵及
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陽春無事自
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悉奪僕
圖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更取
路劫調布以為甲申暮盜賊以為

戰士其甥裝通豫

之高祖未發其妻獲晉州刺

史欲觀其意士彥欲

謂昉等曰天也又謂僕同薛摩兒

為高祖高祖從之

公卿朝謁高祖公左右執士彥忻

昉等於行間詰之曰

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

薛摩兒適至於是

到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

泣苦諫第二子叔諶

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

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

誅時年七十一有子五人操字孟

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

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

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

平尉迴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

免從州刺史

平尉迴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

安定伯務為建威伯皆坐士彥誅士彥之蒼頭

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歟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

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

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山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

從煬帝征遼東過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字彥忻

宇文弼字伯樂本朔方人徙居北祖嘗云且于魏安平公父

貴為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岐嶷為兒童時與群童遊戲

輒為部伍進止行則無不中命有識者見之而異之年十二

能左右馳射競捷若飛桓謂所相私曰自古各將唯以韓白
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之定也若使僕並時不令
堅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博學如壯年十八從周齊王憲
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監諸興回縣公享孝賞之鎮守
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軍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
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武帝心欲齊汝按晉州齊後主
親馭六軍兵銳其盛高憚之欲旋之訓忻諫曰以陛下之聖
武兼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其使外人更得令主君臣協
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士暗主愚兵無聞志雖有百
分勝後其帝還其

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古晉州破高緯棄勝汾水以
至於此致令偽主奔波關東繼日撮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
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江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
當死當生取中取勝今自有破竹其勢已成奈何弃之而
云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以攻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
物七段尋與高亮執破陣將軍吳明徹於白渠進位柱國賜
數萬二千口除豫州總管高祖能濟時與忻情好甚協及
為丞相恩寵彌隆每過作亂以此為行軍總管從其孝寬
擊之時六也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顯馳驛監軍與

頑家謀逆取者唯忻而已迨其子德盛兵武少忻先鋒擊
走之進臨相州迨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邀官軍忻
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甚多蓋進首首
獨迴又拒守忻率奇兵
擊破之直趨鄴下迨背城結陣與
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
鄴城文武觀戰者數萬人皆隨高
頌李詢等謀曰事急矣
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
驚而先轉相騰藉登
甍窺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
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
敗乃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
二百口牛馬羊
高祖顧謂忻曰尉迨傾山東之
血衣連百萬之師公豈

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
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
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
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
高頌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
功臣頌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
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
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
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
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原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

嘉靖十年刊
左傳卷五
五

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為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穎至大業中為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于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瘠過禮露於墓則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固讓不許武帝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駢雄赴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為大內史汾州稽胡為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源遠任也皇太子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轉為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為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

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錮
州為主錮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迺誼率行軍
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
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
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
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為
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
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
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
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皆未洽何用
此行上慰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斥逐為臣可當
耻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
突厥上嘉其稠旨進封鄴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
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
有五親與臣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
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
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
而誼便請除釋縞以錮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
猶在移天之義况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暮釋服在禮
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收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

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憂之
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
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
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
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
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
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
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朕將奈國法何於是
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游庠序遂相親好然
聖懷餘毒近見物情不復及誼以天王初誕命之初察
有誼給口云以惟心實不悛乃誼以天王初誕命之初察
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排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
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
道所在誣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
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
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傑有氣調少與高
祖同受業於國子其相交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
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曰高祖三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

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今詣擊破
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
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修律
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為行軍元帥率行軍摠管賀婁
子幹鄂跋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勅諧曰公受朝寄摠
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
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
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
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詣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
擊之賊馬兵青海遭挫利房賊將二萬與諧大戰此日
官軍詣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
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
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
神情警悟文規武畧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
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
公詣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
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之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
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諡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
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

釋之未幾詔少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
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
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
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
川何能整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
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
謀反上令察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
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諧去之云左
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
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
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並伏誅籍
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閬州新固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出
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條人之表在周有軍
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為丞相尉迴作亂從韋孝
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
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宴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
稷淪滅其若之何熲深拒其言未幾授蘄州摠管平陳之

役以舟師自斷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
既而晉王廣已平丹楊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
始瑋畧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而遁始瑋入據其
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璠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
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頰齊昌太守黃正始
安成大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
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
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
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乃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
上其誼及時事見上性忌烈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
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必會之宮內令國書者殲之世
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北齊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為
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
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去載
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
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激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招
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
又籍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
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
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曼右衛大將軍元胄左

僕射高祖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夏
宵等名官拜孝詣為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逐家靈
武代為北邊豪傑父祥周寧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
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
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
傅介子班仲升為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
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大將軍除并州
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持節朔州刺史與劉武周戰於
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其有威惠境內清肅德
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內史
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
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
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一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
圍其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
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
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彊初欲亢
禮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

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
出使高祖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
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祖
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廻
授第二子義高祖平曠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高祖
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祖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
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立武
牢破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之與互相長短御史欲
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為樂宜不須劾上觀群臣宴射慶則
笑曰臣蒙酒食今上置樂御宴在則恐醉而被彈上賜御
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
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出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
大將軍尋改為右武侯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曠
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一二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
慶則曰位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
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
柱為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妻通恐事彰乃宣言曰
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行上皆宴別禮賜
遣之乃慶則南討辭上下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
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峻固

加以足體若身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
觀主顏色什柱至京因言慶則謀反上察驗之慶則於是
伏誅等什柱為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
同領管王親信坐父事除名賜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
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祭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
丞亮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
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
通事令其坐除名

元宵

父雄武陵王曹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
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
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曹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
卧內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文引弟威俱入侍衛周
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捕王引高祖入寢
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曹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
子真貴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
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為不利曹進曰相府有事不可
及留趙王謂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曹腹
背積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曹以實對趙王曰汝非

晉書齊王者平諡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
邪卿何猜警如是趙主為吐將入後陪曹恐其為變扶令
上坐如此者再三趙主稱嘆乾命曹就厨取飲曹不動會
滕王道後至高祖降階迎之曹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
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焉復何能為曹曰兵焉
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曹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
復入坐曹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
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曹以身蔽戶王不
得出高祖及門曹自後而至趙主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
朱道

保護朕躬成此蓋幸元曹功也後數載出為豫州刺史歷
臺浙一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曹素不威名拜
靈州牧管北夷其憚焉後復徵為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
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曹下直上令馳召之及
曹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勝朕也賜宴極歡晉
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曹謀其謀上正窮治東宮
事左衛大將軍元曼苦諫楊秀乃誥之上大怒執曰文於伏
曹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曼耳後以
此言激怒上遂誅曼賜曹帛二匹蜀王秀之得罪曹坐

晉書卷四十一

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
徙嶺南將軍立和亦以罪廢曹興和有舊因數從之
嘗酒酣謂和曰一官政壯士也今徙嶺南得無大事乎因
自拊股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曹竟坐死於
是徵政為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怨楚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
舉則漢道未隆以二丁之勳庸咸憤然而趙魏况乃無古
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字文忻晉一時之
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畧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
助報者卷元諸君未狀將上屬其元其狀及於項或細
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於伐不已雖時主
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
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國事出權道一以同
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其罪亦輕也然
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碎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其具
餘慶亦亦難哉

高頴

特進

臣魏

徵

上

高頴字昭玄一名勉自云
 司馬獨孤信引為燕京佐時
 文獻皇后以貴父身之故之
 史及頴貴贈禮部尚書勳
 史充善詞令初發後而時家
 中心老曰此家當貴人
 帝時燕京武陽縣除肉

渤海裔人也父齊晉齊歸周大
 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
 每往來其家宿後官至都州刺
 海公頴少明敏有器焉略涉書
 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
 二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武
 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



拜開府丞從越三
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類

疆明又習兵事多
欲引之入府遣邗國公揚惠論

意類承旨欣然曰
馳縱令人事不成類亦不辭滅

族於是為相府司
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者縱披

踈高祖彌屬意於
心齊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慎率

步騎八萬進屯武
今章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敵

先進高祖以諸將
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

時類又見劉昉鄭
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

類類受命便發遣
人辭舟云忠孝不可兩兼歎就路至

度乘橋而戰六破
從大我類領為木狗以禦之既

詢等設策因平尉
逐侍宴於卧内上撤御帷以賜之

進位柱國改封美
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

禪拜尚書左僕射
兼納上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

上每呼為獨孤而
不名也類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

威上欲成其美聽
數日上一旦蘇威高蹈前朝類能

推舉言聞進賢受
上怒可令去官於是命類復位儀拜

左衛大將軍本官
突厥屢為寇患詔類鎮遏緣邊

及還賜馬百餘匹
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類

類每坐朝堂北據
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校

之上特命勿去以二... 其見重如此又拜之領軍大將
軍餘官如故景帝二年二月二
不許明皇二年三月... 景山等伐陳今類節度諸軍會
陳宣帝意類以禮... 奏請班師蕭叢之叛也詔類緩
集江漢軍得人和平... 類取陳之策類曰江北地寒田
收差晚江南土熟... 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
言掩龍表彼必屯兵... 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
軍再三若此賊以為... 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
乃濟師登陸而戰... 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
不出數年自可財力... 是陳人益漸九年

晉王廣大舉伐陳以... 為元帥長史 二軍諮景皆取... 國於
類及陳平晉王欲納... 寵姬張麗華類曰武王滅... 戮
姐已公在陳國不宜... 取麗華乃命斬之其不悅及... 還
以功加授上柱國進... 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 食千五百縣
千五百戶上因勞之... 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 已斬之君
臣道合非青蠅所間... 也類又遜位詔曰公識... 鑒通遠大略
優深出泰我律廓清... 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 自朕無命
常與德竭誠陳力心... 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 贊朕躬
幸無詞費也其優獎... 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龐晃... 及將軍于盧

重華前後短類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類曰獨孤公
猶鏡也每被磨瑩故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暉楚州行
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類請廢黜之一人
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家下幸并州留類居守及上還示賜
練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有疾
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後賜
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類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類曰賀
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荊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
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

勇女亦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出者

破之又出百道進圖入請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類欲反
上未有言若類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清有廢
立之意謂類曰晉玉必有神馮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
類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
類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石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
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為之娶上以石言謂類類流涕謝
曰臣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
之亦主於慈也王莽臣所親上乃止至是類愛妾產男上聞

之歡。后其不悅。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頴邪。始
陛下以爲頴重。頴心存愛妾。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
安得信之。曰。曰。元蹕頴會議伐遼東。頴固諫不可。不從。
頴曰。師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
后言於上曰。頴初不欲行。陛下疆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
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頴。頴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
無自疑。急諫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諫泣言於后曰。
兒幸而高頴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頴以
罪誅。當推無赦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頴處得之上。被成
頴之罪。聞此太驚。上柱國賀若弼。兖州總管宇文弼。
晉書高頴傳。晉書高頴傳。高頴。字文弼。汝南人。少
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頴竟坐免。
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後第。召頴侍宴。頴歎歎悲不自
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頴曰。朕不負公。
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頴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
目前。自其解落。瞋然忘之。如本無高頴。不可以身要君。自
云第一也。頃之頴國令上頴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頴曰。司
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
上大怒。囚頴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頴他事云。沙門
真覺嘗謂頴云。明年國有大喪。王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

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群臣曰帝
 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
 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頰
 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出積如更誅頰天下其謂
 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頰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
 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
 然無恨色以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為太常時詔取周
 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
 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
 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唐劣頰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
 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
 為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從邊頰有文武六畧明
 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真良以天下為已
 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頰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
 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
 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
 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密
 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削棄出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

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
封勃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
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龍臺尉美陽縣公仕
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王妻焉見
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為救之所逼卒不獲免然威
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纓尚機拜稍伯下大夫前
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人昧者適河南元維維先與突
厥有隙突厥入朝請維及其妻子將甘心焉維遂遣之威
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維論
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肅州府高祖為丞相高祖屢言其
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內與語大悅六月餘
威聞禮公之議道歸田里高祖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
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公為祔國公
邑三千六百戶威為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
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慕人之才無辭多務
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
為重既而蘇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準法也後之君

蘇威傳 卷之六 蘇威傳 蘇威傳

子誰能馳乎威聞其言無以為已任至是委職賦役務從
輕與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
銀為帳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彫飾舊
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
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
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恙矣於是賜
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
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
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
有期夫因謂朝臣曰與威不仕乎無以措其言我不得其
威何以行其道揚素才辯無難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
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
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
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
善之故量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兵部尚書納言如故屬
山東諸州民餓上令威賑卹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威餘
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
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
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公德

行高人情寄殊重六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
身朕之於公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
重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頊同總領事俄
遷詩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
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安各
有所持於是夔安俱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
威同夔者十八九安志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
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澄吏部侍郎許誥道
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中郎李同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
王公為世子李同和為世孫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
之誦道任其從父弟徹庸等臣冒為官又言世孫許誥
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澄以為其肘參軍上令
王秀上柱國盧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
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
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著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
爵郡公拜納言從祠人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群臣
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
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心怒此其大病耳尋令
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笑

厥都藍可汗屢為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
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
僕射仁壽仁壽言以威總留後事及仁壽還御史奏威職事
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仁壽
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
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頊賀若弼等之誅
也威坐與相連免官尋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參預朝政
未幾拜大常卿其年 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
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
裴彥威同守郎非裴拒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盧世
基參掌朝政時人稱裴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
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
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然掌選事明年從
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
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識是非
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蠢跡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
恐寢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
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書直長儀
為副其子鴻臚少卿嬰先為關中簡點大使一家三人俱
奉使關右二輔崇之歲餘帝下手詔曰士以繁潤丹徒矣

能渝其質松去歲寒霜雪莫能凋其奈可謂溫仁勁直
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
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之奉法卑身
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
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公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
道終期默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
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為比後從幸鴈門為突厥
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
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

威亦解圍即上車馬至大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無疲弊願陛下還京師深植固本為社稷之言帝

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徙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
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
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
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
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
屬三月五日自京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
帝帝猶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
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
陽曲逆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

成下詔曰威立性明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徽幸名利詆
詞律令誘訛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允預切問各盡曾
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
義何其甚渾於是除名為庶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
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請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
微薄不能上感各豐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
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厲世基奏言昏老羸疾帝乃
止字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
都督充督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
之虞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主平王充坐於東
都閭闔聞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
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
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
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
廉慎見稱每去夫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
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公章程並行於當出然頗傷苛
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乃大業末年尤多征役三於論
功行賞威每承望風寸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表
奏請闕者又詞詭使人令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

由是為物議所譏子嬰

嬰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

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雅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

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

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嬰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

家大之請事人古人揚素其高之素每戲感曰揚素無兒非

嬰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譔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

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

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

諸侍臣唯此人稱吾君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即位遷

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嬰亦去官後歷尚書職

方鄭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嬰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特

帝方勤遠畧戀美朝貢前嬰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特

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今望實有

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覆慶者為之乎咸以嬰對帝然

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同昌三魏伯稚來朝朝廷妻以

公主嬰有雅望人主婚三而後私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

起所在山經連去詔必擢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嬰領城

東面事嬰為弩機三箱其國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

進位通議大夫坐心事除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
時年四十九

史官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
身尊道弼諧輿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
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出迹思布堯心舟楫是
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一日睿賞而輯睦年將二紀人
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由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
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逐無任禮竟終厥美雖未可參蹤
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邛公周道云季方事
幽貞脩室龍興首應任何編任遇窮極榮寵久馳機衡
多所損益龍竭心力知無不為志世清傷身非引明女
回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事二帝三十餘
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道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工而情均
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
興王抑亦此之由也變志識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
足以不虧堂構矣

列傳卷第六

隋書四十一

